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燾憲

謄録監生臣陳炳

宋文選卷十一

王介甫文

上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

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鄰敵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

有而臣以為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之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為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為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餘歲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

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心苟加之誠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為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

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之乏于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

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盖閭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
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
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
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
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逺孰
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
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

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生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

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甞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

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

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于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

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辟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

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

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王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于一人之口也

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于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葢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禄秩予之而

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付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

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于後安得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

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不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

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

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夫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

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用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

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我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于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伎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于射則男子之事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

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嘗從事于射也有賔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于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故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後

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寄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也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

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昏姻葬造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

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惟中人則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什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

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生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也故富者貪而不知

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也然而其閨門之内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于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

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

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

率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于不可勝紀又況能一一避之而毋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倖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者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于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

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髙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我嘗以之取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歟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于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欲使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

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巖野葢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職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是以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

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

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

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
閑其奸者皆是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
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上不害其為
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品外者其所成立
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
俗之流靡雖自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
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
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

取乎其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所難為則人之所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

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皆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及于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

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患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持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

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已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

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何以異故也臣前以為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恠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

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奕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

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戒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内大擾一綫延于江左者僅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亾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

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朞深知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于是疑孟子雖賢

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覬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别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

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

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

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加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

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

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立學而謹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

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矣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夫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至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

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

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曾參政書

安石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才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安石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擻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安石親老矣有上氣之

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閤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閤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安石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于死而不敢避勞有至于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安石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我君下

將無以慰我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才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葢不可勝數則安石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君與人子之事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安石又竊以為不

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安石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我君與我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于養者乎在我君與我相處之而已爾然以安石之賤未嘗得比于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朴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

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無不幬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察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辭簡而精義深而明不俟按圖而盡越絶之形勝不俟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于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勿顧于理理勿顧于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

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安石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猶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温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芍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勛業過之又曰邵公

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於李漢而器畧過之是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于茲焉郡庠拘牽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義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畧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惟求仁所

擇耳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耳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兔罝之人遠至于江漢汝濆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係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于大盖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

序言刺其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遺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叔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鴞以遺

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耳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轉輾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果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

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而異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之善善如此則優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于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為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后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為他經有異乎此也我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我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論者或以為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吾也者所謂

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葢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于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于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

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遽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

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于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説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

之無以異于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徵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畧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于五世則流澤

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余未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盖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

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我聞之矣責善於友者我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于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于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于易者尚非易之緼也能盡于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安石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

為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非可以學易也惟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甞不愧也以安石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安石所以告于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于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陳柅書

安石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藴又取安石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安石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于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才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耶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安石所聞于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嘿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

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說則其為亂也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于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惟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皆不合於經蓋有志于道者

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不暇安石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王深甫書

安石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来以豁我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我于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

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于我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我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于民為悅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安石則以為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于我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于我

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我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我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我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我之窮達而無悅戚于我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係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禀于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于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

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安石則以為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于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命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我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恱于我心哉正已

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于我心哉安石則以為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于我心不能無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于我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求于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安石以為期于正已而不期正物而使萬物自

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已不期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于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于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于正物是無命也所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孟子

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于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安石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答吴子經書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為之柰何安石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

逸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以來儒者惟揚雄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邪蠡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

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冊矢之意為不類又子經以為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安石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為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然其于衆人也卓矣嗚呼余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余官于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余知

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余未之信也一日得志于我君而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余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于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余余欲默然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慶州學記

處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歴中常詔立學州縣處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于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説

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于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

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之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

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乃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酧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髙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于既㝕矣尚可以歌舞羣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

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周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嘆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于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于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于人心者猶在則亦

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于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即有欲毁鄉學者矣盖上失其政又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于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説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盖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復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

異于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于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于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䫆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

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與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與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

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求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勿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撓我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于洛陽治齋于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我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于德而已盖所以牓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

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之焉故余嘉其尚而樂為道之

宋文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奚憲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宋文選卷十二

余元度文

堯舜非謚論

迹駿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凡父首之于書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予甞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粤自邃古聖人

迭興眞淳作散制度未備尊盧赫胥以前未有姓氏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秉火帝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黄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覩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帝堯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

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頊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為稱因不疑矣夫謚法者著于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冒忌者有之飾非愎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羣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

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側陋而先定其諡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搶勸誡而就質畧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諡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諡者周道也諡興于周為得彌文之寔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草天命濟率土于塗炭者祖之盛烈聲教同文軌納蒸民于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序昭穆于百世之下配禘郊于羣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勛立而民疲于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欒大之寵崇而吏煩于祠祀矣悅韓嫣之佞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

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絶矣舉其大概何昏如之至于
即世之日羣臣加謚曾不為靈若厲而反壯其武而為
世宗虧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士如夏侯
勝黄次公議其樂章遽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
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
物然始為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
不用宣王中興姬道再盛廟在迭毁亦無異號曁乎漢
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紲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

文崇仁義省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虛寓内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謚固亦幸矣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畧高出百王而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徙庭甌越請吏修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已黷矣遠人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僫可勝道哉末年下哀

痛之詔進筦榷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以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毁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别至於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文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

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要荒處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助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未聘也降千乘之尊而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来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

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攻而周室卑矣孝公增修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衞鞅以孽公子来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陳軫范雎蔡澤離䟽釋蹻而取鄉相任賢之術速于㒺鄙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而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

之功堅於山河逺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為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痡齊民四海瓦觧而宗社墟矣愚甞以謂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覇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横騖有起翦恬驁握其兵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疆李斯始以儒學

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遇也海内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因廬井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薄耰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與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燔棄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

心築宮彌山川勒銘徧海内戮誹謗禁偶語刑煩令滛國紀隳矣綱紀既隳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揺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徼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于兹黙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質啟亡國之言丞相當于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

輔以至道可至太平若剗去嚴刑罷遣讁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録而拔胡亥小人在下兵傜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塡驪山比屋嗸嗸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黄犬之嘆得無晚乎使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受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也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禄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
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絶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
家之禍不始于孝成葢孝惠源之陳平者决而泄之使
其横流不已瀰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
而極于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
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
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踐祚相州仁弱呂后殺三趙王
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無窮之法定君臣

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疆率爾之辨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宫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而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禄産體不近下一有羿奡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横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

明而田蚡為相權移主上上曰若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葢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内積憤懣而宣于言也衛青霍去病唯以軍功服大位然亦因椒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傾漢室皆帷𢊍之親也許史丁傅之家印纍纍綬若若分茅土握符節秉鈞軸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瀰漫于景武宣元之際乎漢之𡚁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簡而持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妹弟專寵賊害士子王氏五世將

權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奸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絶張禹師丹之輩諂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挾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鈌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于昏墊乎西漢之禍于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王賞謀臣籌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胙土錫壤不侈其

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專嗣因謂高祖剏漢基剗秦制
封宗子封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
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俎醢緜世史
學罔不榷論咸以高帝之賞也地廣力强所以易叛光
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于是謂高祖之策為非
而光武之事為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賞元勲誅
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
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蠶

食天下尺土寸封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觧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為敵當此之時叛主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陛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于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況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鄰敵不設重賞其誰肯来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疆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剪除凶醜以

順制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成復興之業先帝馭臣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于是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勛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于一人正褒貶于千古不獨記歲月辨起居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史該備乎葢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

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德累行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桀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隤星隕蝝生鷁飛之變者非

廣乎異聞也葢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于治也特于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鸛鵒舞晉庭龍見渭水不由德至斥而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輪怪誕其敘國也以斬虵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悉失其實則亡某郡上言其瑞以示徵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

推祥瑞以為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于民政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于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存神者默而不言則亦之嗣得無懼乎

姚𤄫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春陽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右史書之

言則左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修史其實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録書之方册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秉鈞之臣訏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于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刋修矣璹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于外朝仗退之後跡便踈遠雖延英數刻之

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政之圖要何由知之由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録史而可見則其臣不可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已闕矣實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

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伏出入則是用史臣于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于晉南史氏得以執簡于齊設有史官外朝旣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為已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于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扃鐍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設鈞之平也何則

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熈庶績裁成萬幾而後代文臣撰述固亦勞矣向儀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畧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册昭昭然者史臣得侍于内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盖以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于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而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説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逺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乃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于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歴

歲准攝提格古之為君因民而治故唐虞以上無變易逮夏后之繼統也是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漓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于文是以小正之説尚黑之義于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記之于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于古而得天數也禮因于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寖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

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𧰼于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
新其令也尚白而易黑𧰼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
是新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葢以君之
出令𧰼歲功陽氣之始也是以垂訓于百王文質制度
于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于此也故仲尼曰其或
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
過三微不可以為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于上
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

順歷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歷而符夏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説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于歷數而不異于堯又曷觀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于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

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于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此三政者又可行于帝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俱依于五勝此又不可推于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佑孔頴達之徒復引為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啟後學之鈐

鍵授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不立廟祧

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黄帝商周禘嚳蓋姓氏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乎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于圜丘而祀上帝于南郊非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二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

之内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圜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于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鮮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

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也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于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于四時之祭而小于祫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

為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宋文選卷十二